

超能 生死门

VICIOUS

[美] 维多利亚·舒瓦 / 著

露可小溪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超能生死门

· VICIOUS

[美] 维多利亚·舒瓦\著

露可小溪\译



Vicious
Copyright © 2013 Victoria Schwab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5)第2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能生死门 / (美) 维多利亚·舒瓦著; 露可小溪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7

书名原文: vicious

ISBN 978-7-229-11071-0

I. ①超… II. ①舒… ②露…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7344号

超能生死门

CHAONENG SHENGSI MEN

[美] 维多利亚·舒瓦 著 露可小溪 译

责任编辑: 肖飒 唐凌

封面插图: 飞行猴CF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20千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071-0

定价: 38.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独角兽书系



献给米里亚姆和霍莉，时间一次次证明她们的非凡。

生活——其本来面目——并非善与恶之争，实乃恶与大恶之战。

——约瑟夫·布罗茨基

Part One

水、血，以及浓稠之物

I

昨夜

梅里特墓园

维克托整了整扛在肩上的铁锹，轻手轻脚地走过一座年深日久、行将坍塌的坟墓。此时他正伴着哼鸣声穿行于梅里特墓园，风衣随着步伐微微飘动，衣摆扫过一座座墓碑的顶部。哼鸣声借着夜风在黑暗中荡漾，听得希德妮浑身战栗。她身披一件大得出奇的外套，穿着七彩紧身裤，脚蹬冬靴，步履沉重地跟在维克托身后。两人犹如在墓地出沒的幽灵，同样的白肤金发，容易使人误以为他们的关系不是兄妹就是父女。其实不然，但相似的容貌自有用处，因为维克托并不方便告诉大家，这个孩子是几天前他从暴雨洗礼后的街边捡回来的。当时他刚刚越狱，而她刚刚遭到枪击，如此偶遇，真是天意。说起来，正是因为希德妮，维克托才由衷地接受了宿命的存在。

哼鸣声戛然而止，他抬起脚，轻轻地踩上一块墓石，在黑暗中搜寻。与其说他所使用的是肉眼，不如说是皮肤，更准确地说，是潜行于皮肤下、扰动在脉搏里的某种东西。此刻他或许并未发出哼鸣声，但那

种感知却是无休止的，它发出的犹如电流涌动的微弱声响，只有维克多能听见、感受和理解。他由此知道附近是否有人。

希德妮见他微微皱起眉头。

“这儿还有别人吗？”她问。

维克托眨眨眼，眉头随即舒展，神色一如往常的静若止水。他抬脚离开那块墓石。“只有我们和死人。”

他们一路走进墓园深处，随着步伐起落，扛在维克托肩上的两把铁锹发出轻微的碰撞声。经过一座特别古老的坟墓时，希德妮踢开了一块业已脱落的墓石，其中一面刻有残缺不全的碑文。她想知道上头写的是什麼，但墓石飞快地滚进了野草丛中，而维克托仍在墓园里疾步穿行。她紧跑几步赶上去，冰霜满地，好几次害她差点摔跤。这时他站住了，低头观察一座坟墓。坟墓是新修的，翻挖出来的泥土堆在一旁，墓碑尚未竖起，只有一个临时标记。

希德妮呻吟了一声，显然极度的不安感压迫着她，而且这并非是因为刺骨的寒冷。维克托扭过头，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打起精神，希德，”他漫不经心地说，“会很有趣的。”

说实话，维克托一样不喜欢墓地。他对死人毫无好感可言，主要是因为他不能对死人施加影响。而希德妮正好相反，她不喜欢死人，是因为她对死人拥有过于显著的影响力。她的双臂紧紧环抱在胸前，戴手套的拇指摩挲着上臂某处，那是遭到枪击的部位。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性动作。

维克托回头将一把铁锹插进土里，另一把则扔给希德妮，她赶紧松开胳膊，差点没接住。铁锹几乎跟她一般高。她再过几天才满十三岁，但对于十二岁又十一个月的孩子来说，希德妮·克拉克算矮的。她本来就不怎么长个头，死后更是一英寸未增。

这时，她吃力地举起沉重的铁锹，五官都变了形。



“你这是拿我开心吧。”她说。

“我们挖得越快，就能越早回家。”

说是家，其实只是酒店的房间，里面有偷给希德妮的衣服、米奇的巧克力牛奶，还有维克托的文件，但这并不重要。此时此刻，只要不是梅里特墓园，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家。希德妮握紧木头把子，望着坟墓，迟迟没有动手。维克托已经开挖了。

“如果……”她吞了吞口水说，“……如果那些人一不小心醒了呢？”

“不会的，”维克托轻声说，“专心挖就是了。另外……”他抬起头来，“你什么时候开始害怕尸体了？”

“我不怕。”她的反驳迅速而有力，一听就是习惯了妹妹身份的口吻。她确实是妹妹，但不是维克托的。

“这么说吧，”他打趣道，顺手铲了一锹土扔到草丛里，“就算你真的吵醒了他们，他们也哪儿都去不了。快挖吧。”

希德妮弯下腰，任由一头短短的金发搭在眼前，开始动手了。两人在黑暗中干着活，夜空中只有维克托时而发出的哼鸣声，以及铁锹插进泥土的声响。

嚓。

嚓。

嚓。

II

十年前

洛克兰大学

维克托画下一条平直的黑线，涂掉了“奇迹”这个词。

印刷用纸十分厚实，墨汁不容易洇透，只要按压的力度不是太大。他正在重读校正过的文字，忽然痛得眉头一拧，原来是铁条戳到了后背——这玩意儿插满了洛克兰大学的围栏。学校向来以其乡村俱乐部结合哥特庄园的建筑风格为荣，认为这道华丽过头的围栏更是极力彰显了大学独有的风情以及旧世界的美感，然而在维克托看来只是成功地诠释了何为矫揉造作以及压抑窒息。他想到的是精巧别致的笼子。

维克托换了个姿势，又重新把书搁在膝盖上，一边转动记号笔，一边感叹书本的厚度。这是全套为五本的励志书的其中一本，是声名卓著的维尔博士夫妇的新作。没错，正是眼下举办世界巡回演讲的维尔夫妇。在成为最受欢迎的“励志大师”之前，他们的日程表就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完全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才生下了维克托。

他拨动书页，找到刚刚做的记号，然后读了起来。涂改维尔的书却



不为消遣，这倒是头一回。真的，这是为了学分。维克托情不自禁地笑了。划去那些华而不实的励志段落，唯余简洁到令人发指的信息，他通过删改父母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自豪感。维克托从十岁左右就开始做这种事，迄今已有十余年，虽然辛苦，却也乐在其中。不过，这项工作直到上周才计入学分，从而有了实在的好处。那天他吃过午饭，不小心把仍在进行的作品忘在了艺术工作室——洛克兰大学设置了艺术必修学分，就连未来的医生和科学家也不例外——等他回去取时，发现他的老师正在细读那本书。他原以为挨一顿训斥在所难免，比如涂改他人作品所造成的文化损失或是纸张消耗等等。没想到，老师竟视其为艺术，甚至为此解释了一通，使用了“态度表达”、“个性意识”、“现成艺术”和“原形重塑”等诸如此类的术语。

维克托只是点点头，用一个完美的词结束了老师罗列的术语清单——“改写”——而他的艺术结业论文的选题就这样定了。

记号笔嘶嘶作响，他又画下一条线，涂掉了该页中间的几个句子。这本大部头压得他的膝盖微微发麻。如果某人真想要励志，应当挑一本薄而易读的书，表里如一才对。不过也许有人不是这样想的。也许有人偏偏喜欢在书架上搜寻最厚重的那一本，认为页码越多，意味着可以获得的情感和心理帮助就越多。他扫了一眼，又找到一个可以涂掉的段落，不禁面露微笑。

当第一声钟声响起时，维克托的艺术选修课结束了。此时，他已经把父母关于如何开始一天的演讲稿改成了：

迷失。放弃。屈服。到最后我们应该在一切还未开始前就投降。
迷失。迷失之后你便不会在乎自己能否被找到。

他不小心涂掉了“能否”，只好费力地通篇搜索，总算又找到一个相同的词。费力也值了。在“你”、“能否”和“被找到”之间尽是绵延的黑线，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颓废疏离的感觉。

维克托听见有人靠近，却未抬头。他快速翻到书的后半部分，此处的修改工作也在同时进行。记号笔逐行逐句地画过又一个段落，刮擦纸面的声响犹如呼吸般平稳而缓慢。他早就为此惊叹过——父母的著作确有励志的功效，只不过并非是以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方式。亲手毁灭这些字句，令他感到极大的快慰，与冥想有异曲同工的妙用。

“又在破坏公物？”

维克托抬起头，看见伊莱站在面前。他拿起书的时候捏皱了馆藏图书专用的塑料封面，只见书脊上印着醒目的“维尔”两字。他没打算花费25.99美元买书，因为洛克兰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维尔励志学书籍多得可怕。伊莱接过书，读了起来。

“也许……对我们……最好的是……是屈服……放弃……而不是浪费……笔墨。”

维克托耸耸肩。他还没改完。

“‘屈服’的前面，多了一个‘是’字。”伊莱说着，把书扔了回来。

维克托接住了。他皱起眉头，手指循着临时拼凑的句子，找到了那处错误，然后熟练地涂掉了多余的字。

“你太闲了，维克。”

“时间必须花费在重要的事情上，”他背诵道，“因为是它们定义了你：你的热情，你的进步，你的笔。拿起来吧，写下属于你自己的传奇。”

伊莱微微皱眉，盯着他很久。“真可怕。”

“这是序言里的，”维克托说。“别担心，我已经涂黑了。”他翻动书页，纤细的字体和粗黑的线条交错闪动，最后他翻到了前面。“他们彻底杀死了爱默生。”

伊莱耸耸肩：“我只知道，这本书是吸毒者做的白日梦。”他说。这



话没错，维克托用四支记号笔把书变成了艺术，同时也使其沾附了极其刺鼻的气味，维克托对此爱恨交加。他确实从毁灭文字的行为中获得了强烈的快感，但这种气味又增加了作品的复杂性，是意料之外的元素，至少艺术老师有可能这样诠释。伊莱背靠围栏，耀眼的阳光洒在他浓密的棕发上，反射出红色甚至是金色的光线。维克托的头发则是浅金色，迎着阳光也没有什么色彩可言，反倒愈发暗淡，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老照片上的旧肖像，而不是活力四射的大学生。

伊莱仍低头盯着维克托手里的书。

“记号笔有没有破坏背面的字呢？”

“你这样想很正常，”维克托说，“但他们用的是特别厚重的纸张，就像他们希望自己说的话也这么有分量。”

第二声钟响盖过了伊莱的大笑，在空落落的院子里回荡。这种低沉的教堂钟声当然不是电子蜂鸣器发出的——洛克兰大学是特别讲究的——而是来自校园中央的心灵中心，声响震耳欲聋，近乎不祥。伊莱骂了一句，拉起维克托，转身走向那片科研教学楼——外墙醒目的红砖多少掩盖了它们枯燥乏味的本质。维克托却不慌不忙。在最后一声钟响之前，他们还有一分钟时间，就算他俩迟到了，老师们也不会记名字。伊莱只用微笑。维克托只用撒谎。两种办法都相当奏效。



维克托坐在课堂后面学习研究方法，或者说，接受有关研究方法的教育。他上的是综合科学研讨班，课程旨在帮助各门学科的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如今学生们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而对维克托来说，在屏幕上打字难有快感可言，他转而关注起周围的同学们——有人打盹，有人随手涂画，有人满脸倦意，有人认真听讲，还有人交换数字笔记。当然了，这种兴趣没能持续太久，他的视线很快就越过同学们的头顶，飞出

窗外，飞过草坪。越过一切。

当伊莱举起手，他的注意力终于回到了课堂上。维克托没有听到问题，但他看见这位室友在回答前露出了那种无可挑剔的、美国政客竞选时的标准笑容。伊莱奥特·卡代尔——昵称伊莱——最初现身时并不受待见。大二生活刚开始一个月，当维克托看到那个瘦高的棕发男孩站在宿舍门口时，他一点儿也不开心。他的第一个室友在第一个星期就改变了心意（当然完全不是维克托的错）然后迅速退学了。或许是因为缺少生源，也有可能是马克斯·霍尔同学在校内数据库小试了一次黑客技术，导致档案错误，总之，没有学生替补进来。原本极其狭窄的双人间，变成了相当宽敞的单人间。到了十月初，伊莱奥特·卡代尔——维克托一眼就认定此人笑得太多——提着箱子出现在了门外的走廊里。

起初，维克托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学期之内，再次夺回他的卧室，但他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伊莱开始……引起了他的兴趣。伊莱为人世故，魅力四射，属于那种天赋非凡、头脑机敏、人见人爱的家伙。他生来就应该参加各种球队和俱乐部，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尤其令维克托震惊的是，他对此连一丝一毫的兴趣也没有。这种行为多少有些蔑视俗世规范，伊莱因此赢得了维克托的几分敬重，而且立刻勾起了后者的好奇心。

但最令维克托着迷的是，伊莱在某些方面完全不对劲。他就像一幅在细节上错误百出的图画，你只有从各个角度反复观察才能发现异样，尽管如此，你仍然免不了有所遗漏。从表面上看，伊莱再正常不过，但维克托偶尔能捕捉到一丝裂缝，有时候不经意的一瞥，就发现这位室友的面色和言语、神情和表意，在某一瞬间并不完全吻合。这些一闪而逝的片断令维克托深深地着迷。就好像看到了两个人，一人藏身于另一人之中，而他们的皮肤太过干燥，随时可能裂开，暴露本色。

“非常机智，卡代尔先生。”



维克托没听见提问和回答。他抬头看时，莱恩教授正对着其余的毕业班学生拍了拍手，表示告一段落。

“好了。是时候申报论文题目了。”

按照老规矩，学生们集体发出一声呻吟。班上大多是医学预科生，还有少数有志气的物理系学生，以及一个工程系的——但不是安吉，她被安排到了别处。

“行了，行了。”教授打断嗡嗡的抗议声，“你们选课的时候就知道会有今天。”

“不是我们选的，”马克斯说，“这是必修课。”他的话引起了众人的连声附和。

“那么我深表歉意。但是既然你们都来了，不如就趁现在——”

“下周更好！”托比·鲍威尔喊道。他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冲浪运动员、医学预科生以及官二代。马克斯得到的响应只是一阵低语，而托比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足以体现他的人气之高。

“够了！”莱恩教授说，课堂随即安静下来。“虽说在洛克兰，我们鼓励一定程度的……必要的勤勉，也给予学生们适当的自由空间，但我个人有此忠告。我教授论文研讨班已有七年了。你们要是为了保险，选择一个无关痛痒的主题，那必然没什么好处。然而，一篇特立独行的论文也不是光靠特立独行而得分的。你们的分数取决于论文的完成状况。选择一个你们比较感兴趣的、言之有物的主题，不要挑那种自以为专精的方向。”他朝着托比撇撇嘴。“就从你开始吧，鲍威尔先生。”

托比捋了捋头发，一时词穷。教授的一番话，显然动摇了他对论文选题的信心——无论他事先是如何打算的。他匆忙查看着笔记，嘴里嗯嗯啊啊的不知所措。

“呃……辅助性T细胞17与免疫学。”他尽量压抑末尾的语调，以免变成了问句。莱恩教授沉吟了片刻，众人拭目以待，看他会不会对托比